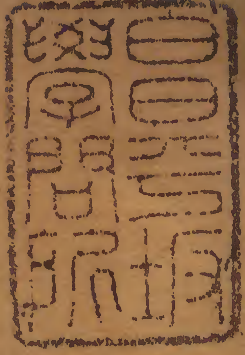


禪宗正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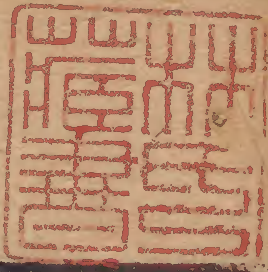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一	一	一	書
〇	〇	〇	
九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52
冊數	10 (2)
函號	310 14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禪宗正脉卷第二

南嶽

淺草文庫

六祖
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頓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叅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師曰脩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

常習
坐禪

戒執
坐

學心
地法
門

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開元中有沙門
 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
 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甄於
 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
 曰磨甄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甄既不成鏡坐禪
 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
 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又曰汝學坐禪
 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
 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
 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
 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
 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
 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
 法眼能見吾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
 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
 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
 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
 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
 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

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嗣南
嶽讓

引楞
伽印
心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隨時着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

止小
兒啼

心生
名色

三人
既月

石頭
路滑

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過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既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脩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巖。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為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不打汝。諸方笑我也。○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終見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不喫。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

嗣馬
一

野鴨
飛過

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觀。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百丈懷海禪師。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寮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

師侍馬祖行

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擗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次日馬祖陞堂。眾纒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

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擗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

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

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

祖曰。汝向後開两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

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

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

一喝
三日
耳聾

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暮月。叅玄之賓。四方麈尾。至瀉山黃蘗。當其首焉。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

吐黃藥

併却咽喉唇吻

五百生墮野狐身

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
 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
 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
 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
 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
 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領 為山
 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為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
 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
 師曰。無人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
 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領 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
 法。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曰。某非人
 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脩
 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
 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
 曰。汝問老人曰。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
 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
 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
 推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
 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

黃檗常用此機

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馮山舉問。仰山曰。黃檗常用此機。馮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馮曰。如是如是。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頌**。普請鑿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究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究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

頓悟法要

歇一
切攀緣

透過
聲色

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受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悼惶。一無所據。不

努力
究取

卷之三

論

業識
所引
無分

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
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念諸境
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
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
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
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
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
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
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
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
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
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
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
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
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
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
陀典。祇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脩行。但離一
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脩行。讀
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
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

讀經
看教
鑒覺
自性

壅塞

透過三句

先立理後福智

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成土。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弥為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尊重。○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曰。為百堂文下。○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布寰宇矣。

嗣馬祖一

南泉普願禪師。初習相部舊章。究毘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窻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目為眾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之流。

所知
愚

無敢詰問。○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
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
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
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
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祕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
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
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
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
生。證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
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瓊重。上堂曰。王老師自
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它國王
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
隨分納此。此總不見得。○師有書與菜。莫曰。理
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
了。便問。莫。如何是寬廓非外。莫曰。問一答百也
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莫曰。覩對聲色。不是
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
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
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

水牯
牛

與菜
莫書

異類
中行

三人
同行

南泉
斬猫

人不謬為吾弟子。上堂道個如如。早似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捧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則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有僧問訊。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

打破家事

陸巨
大夫

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鑷子曰。我這苑鑷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苑鑷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僧問。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林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就伊邊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陸巨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

順師將世

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上地前。更下一分飯。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頌**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個碍。道不得也被這個碍。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碍與不得。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

掌勢

增收

祖嗣馬

鹽官齊安國師**頌**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頌**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

鬼家活計

又卷之三

南岳

十四

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

漢玄沙云。鹽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

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者無對。按子代云。不辭將

歸宗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它

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

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

莫就它覓。從前祇是依它解。發言皆滯。光不透

脫。祇為目前有物。**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

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

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

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

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蓋三下

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

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

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

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

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

乃打翻茶鉢。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

茶。師曰。作這個語話。滴水也難消。**頌**師刻草次

犀牛

嗣馬

古人

玄旨

商量

語句

歸宗
斬蛇

一味
禪

江州
刺史
李激
問話

嗣
馬
祖
一

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個鹿行沙門。師曰。你麓我鹿。曰。如何是鹿。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裡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着個個。局。鹿。鹿地。祇有歸宗較此子。江州刺史李激。問教中所言。須彌芥子。激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

大梅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

梅子
熟也
回心
達本

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苑
燕處。●大寐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尙見馬大
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
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
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
亂人。未有了日。任它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
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土堂汝
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
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原是一切世
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
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
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
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
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
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
乃曰。即此物非它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
逝矣。言訖示滅。

卷之三

南岳

七

辰

嗣馬
祖一

順宗
問佛
從何
方來

嗣馬
祖一

臨終
戒哀

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靈默禪師。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一日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

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祖嗣馬

○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詩郎振鈴云。紅輪決空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頌。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

孤圓心月

難金鎖

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頌。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王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頌。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

順世告衆

動寐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順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祖嗣馬

大悲千手眼

麻谷寶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牀。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師便出去。濟出臨濟章○。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個。有甚麼益。

祖嗣馬

鎮海明珠

東寺如會禪師。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焉。仰山叅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

嗣馬
祖一

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西堂智藏禪師。一日大寮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抵這個，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而立。國師曰：這個是馬祖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個呈似和尚了也。

評頌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

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

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

海。和尚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

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

不看經。師曰：經豈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

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曰：

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眾請開

堂。○李尚書嘗問僧。馬祖大師有甚麼言教。僧

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

須得
看經

李尚
書問
僧

祖嗣馬

日輪喻

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
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須僧問有問有答賓
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
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章敬懷暉禪師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
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
大解脫門所有覽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
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
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
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
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
不虧實相評頌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
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
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
曰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

祖嗣馬

自家寶藏

大珠慧海禪師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
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裡一物
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

卷之三
三
三

撰頓悟入道要門

生死業

執滯教體

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外用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時學侶漸多。日夜扣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辨無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僧又問如何可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

卷之二

南岳

十三

真如
變易

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曾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

珠喻

三教
同異

祖嗣馬一

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

師

問南泉諸方善知

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

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

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

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

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泐潭法會禪師

師

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

國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

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

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繞

法堂一匝便去

祖嗣馬一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

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個

甚麼宗曰似個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個狗子

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個大蟲大為智曰三個老漢聚話寐語

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虫始得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

生聲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

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三人見虎

祖嗣馬一

石鞏慧藏禪師。初為獵人射鹿。回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住後常以弓箭接機。○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此章下有頌古一則。因機緣出。故不著於此。

祖嗣馬一

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盡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祖嗣馬一

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叅方土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祖嗣馬一

中邑洪恩禪師。頌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猕猴。外有猕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

祖嗣馬一

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
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猕猴睡着。外猕猴欲
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
猩猩與汝相見了也。

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
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
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
汝何多事。

祖嗣馬一

汾州無業禪師。每為眾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
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觀其狀。
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嚶嚶佛堂。其中無佛。師
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
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
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
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
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
漢。禮拜作麼。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
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
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辭疾不赴。暨
穆宗即位。師被詔。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

唐憲宗穆宗詔不赴

祖嗣馬

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界。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

祖一

大同澄禪師。頌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傷。寄與誰。此一則頌。見大同普濟。授子大同兩。我湖大義禪師。頌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

憲宗 詔入 麟德 殿論 義

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

順宗問尸利

邪。眾皆杜口。師却舉。

順宗問尸利禪師。大

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

祖嗣馬一

伏牛自在禪師。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

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

審和尚此問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

禾。鑣。○上堂。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

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洒底句。師曰。

伏牛山下古今傳。

祖嗣馬一

興善惟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

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

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

佛性思議不得

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

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

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

憲宗
詔侍
郎白
居易
問

雖無
明執
着是
真修

嗣馬
祖一

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

曰不可思議。○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

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

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

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

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脩心。師曰。心本無損傷。

云何要脩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

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

可住。金屑雖跡寶。在眼亦為病。曰無脩無念。又

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

病。是曰真脩。真脩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

着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

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

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

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

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三角總印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

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

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祖嗣馬

○魯祖寶雲禪師頌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

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

得一個半個。他恁麼。驢年去。保福問長慶。祇如

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祖嗣馬

○芙蓉太毓禪師。龐居士問。馬大師着實為人處。

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它。作麼生見

它着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

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

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

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

祖嗣馬

○紫玉道通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

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

礙白雲飛。頌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

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

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

鬼國。頌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

曰。更莫別求。

祖嗣馬

○五臺隱峰禪師即鄧隱峯頌師到南泉。觀衆僧叅次。

泉指淨鉢曰。銅鉢是境。鉢中有水。不得動着境

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鉢向泉面前瀉。泉便

休

祖嗣馬一

西園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弥師撫掌三下僧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

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祖嗣馬一

揚岐甄叔禪師上堂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

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

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

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

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祖嗣馬一

馬頭神藏禪師頌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

前話

祖嗣馬一

華林善覺禪師頌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

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

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吼哮

祖嗣馬一

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濛谿和尚僧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個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祖嗣馬一

佛隩和尚尋常見僧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更打。○問：如何是異類？師敲碗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祖嗣馬一

烏臼和尚頌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祇對看。紹擬進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着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

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着個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祖嗣馬

石曰和尚。頌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白。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祖嗣馬

本谿和尚。頌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祖嗣馬

石林和尚。頌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祖嗣馬

亮座主。頌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

祖嗣馬一。

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

祖嗣馬一。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嘆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去。傑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祖嗣馬一。

金牛和尚。每日做飯。供養眾僧。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利山和尚。僧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祖嗣馬一。

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眾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

嗣馬
一。

妨不妨。資福代云。
為和尚不惜身命。

松山和尚頌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
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
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
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
茶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
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個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
未舉橐子時。

嗣馬

則川和尚頌與龐居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
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曰。

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
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
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
方丈。頌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
知端居文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
出行。三两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
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與拈云。好則
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

傳宗玉末二

南岳

洪

祖嗣馬一

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云云。

增收

打地和尚。頌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祖嗣馬一

秀谿和尚。頌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

祖嗣馬一

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裨樹和尚。頌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柰。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祖嗣馬一

水潦和尚。頌初叅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終禮拜。祖乃當胷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

祖嗣馬

如今笑不休

浮杯和尚頌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借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症。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裡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嘆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

趙州眼光爍破四人

機

嗣馬祖一

谿流菜葉

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生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闕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嗣馬祖一

不與萬法為信

龐蘊居士。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江西。

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領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

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瘥。領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領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一月。且師意如何。會照曰。老

道。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領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必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領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

會元三卷終

州牧 問疾 嗣百 丈海

黃檗希運禪師。領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

殿上
禮佛

裴休
拓佛

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脰。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麓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鹿說細。隨後又掌。

頌 裴相國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竟公禮拜。師曰：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擲師戴笠便行。

評頌 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眾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它熱鬧也。老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它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它。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

熱鬧
處便
去

有禪
無師

辯邪
正宗
黨

嗣百
丈海

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着些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裡安着。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女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總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又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

禪宗正統

南岳

四

擔佛
傍家
走

居為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寮眾請接踵住持
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
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赴陽燄相似何時
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
惡覺垢淨眾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
處別討所以安在為山三十來年喫為山飯荷
為山屎不學為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
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終犯人苗稼即鞭撻調
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
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也趁亦不去汝諸人
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
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
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
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
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
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
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僧問
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
為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
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個是五蘊師曰這個

六門
放光

異五
蘊

嗣百
丈海

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

大慈寰中禪師。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會即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去。○頌上堂。山

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頌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

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

體。○平田普州禪師。○頌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

丈海

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

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

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

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

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

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

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

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

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着。○上堂。神光不

抽釘
拔楔

禪宗正錄二

南岳

四

嗣百文海

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石霜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

西來意。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

西話。師喚沙弥。拽出這死屍着。沙弥即仰山。山後問。源如何。

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痴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滿山。為召慧寂。山應諾。為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

前語謂眾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嗣百文海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

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

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

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

蜂子投窓

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驢年去。遂有。

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痴。百年鑽故紙。何。

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

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

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

百丈門風

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

嗣百丈海。

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嗣百丈海。

和安通禪師。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為。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久。其人應諾。師指撥欄樹子。其人無對。百丈溫槃和尚。頌。一日謂眾曰。汝等與我開田。

嗣南泉願。參南泉。

我與汝說大義。眾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眾罔措。頌見惟政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童稚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来。頌。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弥。無主沙弥。師曰。有主沙弥。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

平常心

異類中行

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

器之。許其入室。**頌**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頌**師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石也。師近前踏踏到。却向涅槃堂裏抖擻。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頌**師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裡一滴也無。探個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頌**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

摘楊花

究理
坐着

性不
壞

尼問
密意

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
 楊花。評頌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
 鎮州出大蘿蔔頭。評頌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
 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
 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
 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着，三
 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
 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
 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
 和尚道：有人問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
 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
 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
 子。於中覓一個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
 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
 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個主
 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
 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
 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
 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
 且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云是且作麼生會？試斷看。頌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

臺山路

請轉
藏經

子相

絕有
語言
是揀
擇

以手插之。尼曰。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曰。却是你
 有這個在。頌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
 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個師
 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
 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
 去。師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
 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頌有一婆子。令
 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
 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
 曰。此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頌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
 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頌上堂。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絕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
 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個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
 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
 了退。頌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
 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踈
 不下。頌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

木

殿裏底

狗子無佛性

喫茶去

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
 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評頌**問。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統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
 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
 裡。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頌**問。如何是道。師
 曰。墻外底。曰。不問這個。師曰。你問那個。曰。大道
 師曰。大道透長安。**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頌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
 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頌上堂。統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也。無僧
 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
 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
 舉。師統舉前話。僧指傍僧曰。這個師僧喫却飯
 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評頌**問。父嚮趙州石橋
 到來。祇見略約。師曰。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
 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頌**問。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
 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頌**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
 問。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

單示五味二

南岳

五

萬法
歸一

人來
三等
接

縱奪
殺活

水上
打球

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

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評頌**僧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

重七斤。**頌**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

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

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

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

禪牀。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

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

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因侍者報大王來也。**頌**

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

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

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

便作禮。○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

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裡易

見難識。**評頌**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

南門北門。**評頌**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

曰。急水上打球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球子。

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問。和尚姓甚麼。

好窮理

嗣南泉願

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問十
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
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
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
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
遠在

沙門眼

長沙景岑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
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
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
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
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
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
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未審其發時尚無
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
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
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甚
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
妙高山色青又青頌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
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
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

尚書
本命

生死
根本

果上
涅槃

秋露滴芙蓉。○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頌。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聞題取一篇好。○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師曰。熱即取

八單宗正家一

南法

五三

峯大 蟲 秀問 南泉 遷化

色即 是空

涼寒即取火○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
 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
 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
 親得聞木叉牛角童頌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
 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
 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
 是個大蟲自此諸方稱為峯大蟲頌三聖令秀
 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
 沙弥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尹尋思去秀曰和尚
 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
 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
 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
 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
 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
 來同又云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
 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蚯蚓斷為兩段
 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

律宗卷二

南岳

五

轉山河

有無虛空

虛空生滅

祖父見孫事

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領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又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領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

金宗正林二

南岳

五

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

門曰。確。大為秀云。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終有絲毫。

騰脚 **曾**

嗣南泉願

菜莫和尚。領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

覓個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個古寺。

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

何不覓個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

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

撲。頌見趙州章內

嗣高

子湖利從禪師。頌因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

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

會下二僧叅。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

歸方丈。○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

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白馬曇照禪師。頌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

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

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

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

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嗣南泉願

嗣南泉願

嗣南泉願

差別義路

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感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

香巖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它。向上人無事。兄弟總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

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

不用挂情

以虛空無鎖閉。無譬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為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

嗣南泉願

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靈鷲開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盡足作麼。

嗣南泉願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叅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峰曰。

佛法不明

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峰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峰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峰曰。有

甚麼事。僧舉前話。峰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峰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峰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峰曰。凡覩人家男女。大池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峰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峰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嗣南泉願

陸亘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

嗣南泉願

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此機緣按會元。見南泉章。

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

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

道。爭消得某甲。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

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觀。又一

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

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

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

也。泉便打破鍋子。

嗣南

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

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

拄杖打。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

輩鮮有唱和者。

嗣鹽官安

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

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

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

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嗣鹽官安

徑山鑑宗禪師。有小師洪誣。以講論自矜。師謂

之曰。佛祖正法。直截忘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

但能莫存知見。浪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

譚茫然。遂禮辭遊方。至為山方悟玄旨。乃嗣為

山

嗣歸
宗常

芙蓉靈訓禪師。師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

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

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

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領此言。頓忘前

解

嗣歸
宗常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

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臺智通禪師。自稱大初在歸宗會下。忽一

夜連呼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

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

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

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筓子。師接

得筓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臨終。有偈曰。攀

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

嗣大
梅常

人。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

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

光明。各各叅取。

嗣佛
光滿

嗣盤
山積

振一
鐸

杭州刺史白居易。又參佛光。得心法。燕稟大乘。金剛寶戒。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

鎮州普化和尚。師事盤山。密授真訣。而祥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

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

濟令僧捉住曰。揔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

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

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唱。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

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壽州良遂禪師。領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

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終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

遂若木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

嗣麻
谷徹

嗣東
寺會

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著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往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個佛祇是無光燄

嗣西
堂藏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相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敬暉

薦福弘辯禪師唐宣宗問云何名戒對曰防

宣宗
問戒
定慧

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

方便

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

佛心

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

念佛

持持
呪經

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
 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
 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
 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
 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
 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
 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
 於極樂故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
 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眾
 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
 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
 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眾人
 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
 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
 人無眾無壽者是法平等脩一切善法不住
 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
 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
 然依佛戒脩身參尋知識漸脩萬行履踐如來
 所行之跡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脩對曰頓明

禮佛
轉經

嗣章
敬暉

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脩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朗州古隄和尚。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師曰。莫是馮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敬暉

河中府公畿和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

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

嗣永
泰端

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

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攔入懷裏。師拊通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

嗣承
泰湍

嗣華
嚴蔽

三千里外賺我来。三千里外賺我来。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
持木劍。自謂降魔。統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
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
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
貧兒家。

黃州齊安禪師。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
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
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辟運

睦州陳尊宿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

黃檗。後為四眾請住觀音院。常百餘眾。經數十
載。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
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
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居房織蒲
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或見講僧。乃召曰。
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一日晚。叅謂眾曰。
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
處。須覓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
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

編蒲
養母

入頭
處

講僧
行脚

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
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見僧。乃曰。現成公
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
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
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師問以一重去一重
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
茄子。今日種冬瓜。○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
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
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
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
無漸色。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
昨日有人問。越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
師曰。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師問僧近
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
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
虛漢。師問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
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師上堂。裂開也。在
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

陳操尚書問

如喪考妣

九二十七。菩提捏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捏聚。師乃歛手而坐。頃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頃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頃示眾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千峯琬頌云。揚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還似有波時。用心。

無漏道

無漏道

嗣黃檗運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脩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脩。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

烏石靈觀禪師。尋常高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

每至食時送供方開。○領一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搥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領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癡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謬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嗣黃
壁運○

羅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剝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嗣黃
壁運○

相國裴休居士。○領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跡勞侶。掃洒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

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檠至。公觀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檠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檠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檠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

嗣長

大隨法真禪師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滄。會下。數載。食不至。衣卧不求。暖。

清苦鍊行。操履不群。為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為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為口。為歎曰。子真得其髓。○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故評頌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它去也。師

染淨
二緣

西川古佛

曰隨它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沒。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盡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

嗣長慶安

靈樹如敏禪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脩。

嗣長慶安

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為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為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為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夫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

悟桃花

善友
伸明

設教
證明

問話
底樣
子

嗣長
慶安

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
 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
 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
 發至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
 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頌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
 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頌長生問混
 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
 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
 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
 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
 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
 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
 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
 直千金。

壽山師解禪師。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
 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
 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
 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此子好惡。

單下三卷二

同法

二

嗣長
慶安

潞州涿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嗣趙
州諗

嚴陽善信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將去。師於言下大悟。

嗣趙
州諗

光孝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纒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師領眾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減口過殘春。

嗣趙
州諗

國清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嘴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

嗣趙
州諗

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

嗣趙
州諗

杭州多福和尚。○領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筌兩筌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筌四筌曲。雪竇常通禪師。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

嗣長
沙岑

嗣業
黃

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它。而况言句乎。

石梯和尚。○領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嗣子
湖蹤

漳州浮石和尚。○領上堂。山僧開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嗣関
南常

關南道吾和尚。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劔。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劔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劔。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領趙州來。師乃著豹皮毬。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終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領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

嗣高安愚

可祇待已上二則按頌古見潭州道吾智下准會元中機緣在襄州閔南道吾章
末山尼了然禪師頌因灌溪和尚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谿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谿於是服膺

龍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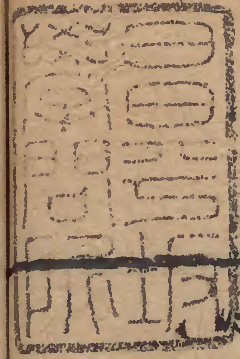
金華俱胝和尚頌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評師凡有學者參問只豎一指

嗣睦州陳

刺史陳操尚書頌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脚有一官人曰來者摠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回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嗣光孝覺

長慶道巘禪師上堂弥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



更無有可得。看它恁麼道也。太煞惺惺。若此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閒業識。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吐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然今時衆中。建立個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耳。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禪宗正脉卷第二

